

我妈那时还不是我妈，只是一个粉嘟嘟的小胖丫头,顶着满头的蝴蝶花,在我姥爷家的白墙里快乐地飞来飞去。我爸当时也不是我爸，他那时刚沿着乡间的小路走进县城中学,崭新的列宁服透着乡间小野的味道,他怯怯地站在爬满青藤的白墙下，看我妈的眼神生动而鲜活。那是爸第一次见到我妈妈,那天,他是被我热情的老舅领进家门的。因为他们 是同班同学,还是同桌好友,还有更重要的一条,他们都信仰穆斯林,都是回族人。

当我生儿育女后,很感激我可爱的老舅,如果当年没有他对我爸那盛情的一邀，哪会有我在人世里尽享美好的日子啊! 因此,我每回去看望老舅时的心情都非常美好。可后来每每谈及此事，银发满头的老舅神情和语气里并没有过多的成就感，虽然没表露出明显的悔意,但仍能感觉到,他当年很不乐意把唯一的小妹嫁给我爸爸。

因为都是回回,也因我姥爷一家的热情,还因为爸生得乖巧，于是他就成了我妈妈的常客。我说说,当时妈追着他叫哥哥,那声音亲切而甜蜜。现在爸偶尔还让我妈那样叫他,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笑得像个调皮的孩子。我爸那时个头不高，直到现在他老人家仍不那么高大,但确实一表人才,深眼窝,大眼睛,坚挺的鼻梁,棱角分明的嘴巴。常是老舅素描描的模特,有一张画像镶在我家的镜框里,我上小学时还看到过。后来老舅成了一名书画家,那张画像若是保存到现在真值大钱了，我时常这样很钱迷地想。我老舅生来手巧,他不仅会画画,会剪纸,还会扎风筝。我爸数学一直都比老舅强,他就把老舅的画按比例放大,两人动手扎了一个很大的蝴蝶风筝，几乎占了半个院子,把我妈高兴得小脸红彤彤的,跟昆虫似的吊在他们身后跑。

放风筝的情景是后来我妈讲给我的。爸和老舅抬着大风筝来到沙河沿上，我妈随着一群孩子在后边疯跑,风筝放起来了,河风把它鼓到了云里。我妈说,她嚷嚷着要放,我爸担心小丫头子拽不住风筝线，就和老舅把线缠在她腰里,线绳被巨大的风筝拉得绷直,风筝借着风力拽着妈妈疯跑。我妈回忆说,刚开始她随着风筝奔跑,河岸的树都向后倒退,小伙伴的笑声像风一样包裹着她，她挥舞着两

条手臂,像长了翅膀的小鸟。跑着跑着她真成了只飞翔的小鸟,双脚离地面越来越远,风筝粗大的线绳拔萝卜似的把我妈拔离地面,我妈的欢笑变成了骇人的惊叫。看热闹的人一下子惊呆了,他们惊恐地看到,风筝一厢情愿地把妈妈扯离沙河北岸,扯向宽阔的河面,河水滔滔地流着。我妈说,当时她伸手去抱河坡的一棵小树,但没有成功,她朝水面飞去,看见了泛着波纹的沙河水。正在这时有人抱住了她的腰,她听见那人的喘息像拉风箱,她又踏实地回到了地面。以后,我妈就牵着我爸这条风筝线生活到现在。我常在爸妈吵架时干

的 他更加英俊，更加帅气,我妈可能就是那时春心暗动的。去年,我曾边给老妈按摩驼起的脊背,边问她为啥嫁给爸在乡下受苦,她的眼光漾起波纹,她的声音浸着梦色,她说:“你爸帅气!是个男人!”我因妈妈的话而眼眶潮湿,不知,我家老爸听到后该如何感想。

只听老爸叙述过，那天他在礼堂门口遇见我妈时,简直认不出她来了,以前胖乎乎雪人般的小丫头,出落成一株临风的修竹了。细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两条长辫子,一对蝴蝶结,纯美的目光,纯真的微笑,使我爸的世界瞬间花一般美好。

我爸我妈的美丽爱情

阿慧

百次地听到这样的对话：“我可救过你的命哩!你还别忘了!”“是你老东西把绳缠我腰里的,你那是害我,我可忘不了!”尖锐的争吵扯出的是绵绵的情意和对过去美好的回忆。

那次风筝事件过后,我爸再没去过妈家,不是因为惹祸后的胆怯，而是他考上了开封师院。在求学期间,他并没有想起我的妈妈,他甚至处过两三个女朋友，但直到毕业后分配到乡下教书,仍是光棍一条。那时,我爷爷已被划成地主,虽然已去世多年,我爸还是子承父业,戴上了地主的帽子。我一出生就有名字等着我,叫“地主羔子”。我那聪慧而英明的老舅，早就看到了我爸头上的那顶沉重的帽子,和他早年的好友不再往来,开会时遇上我爸,也是低头错过了。可他没想到,他的宝贝妹妹,有一天会嫁给这个地主分子,给他找了个“成分高”的亲戚。这也就有了我妈的出逃。

爸和妈的重逢是在教师的一次集体政治培训,他们在礼堂里遇上了,彼此都惊诧各自的变化。我爸虽有“帽子”压头,打到乡下教书,但仍然意气风发,眼睛亮若晨星。比早年

他们的婚期定在那年的初秋，我乡下的老家家被暖人的喜气包裹，城里的我妈正沉在寒冷的冰窖。老舅脸上一团化不开的寒气，全家拒婚的阴霾压得我妈无法呼吸。

早晨的露珠在初秋田野闪亮，大豆的青荚在绿叶间显露，蛐蛐的叫声含着露水的清凉,高粱顶着满头的丰硕,路边庄稼的翠绿旺盛着我妈未来的生活。一条小路蜿蜒伸向远方的村落,那里有她的爱人,有她的家。我年轻的妈妈,着一身大红的衣裤,抱一个蓝色布包,甩两条过腰的长辫儿,轻快地走在去婆家的土路上。露水和野花沾惹上她的新布鞋,她走得是那样生机勃勃,那样义无反顾。我可敬的妈妈,为了她美丽的爱情,在这个美丽的早晨,逃出门家,走进乡下。没有送亲的队伍,没有丰盛的嫁妆,一路是小虫的欢畅,庄稼的清香,我妈走向她的幸福。

我家老爸被幸福填满，他换上新郎的新装，准备迎接她的新娘。村里人早把喜宴摆好,虽然贫穷简陋,但仍显隆重和喜庆,阿訇早早坐在正堂上,桌上难得的瓜果点心,预示

着新人婚后生活的甜美吉庆。守寡熬儿的奶奶,不断掀起围裙一角擦眼泪,那泪怎么也擦不干。

快到中午的时候还没等新娘，却等来了一场大雨,我爸的心里也开始下雨。他突然担心我妈在娘家受屈，还担心他心爱的人在路上淋雨,爸爸抓起油布雨伞,冲出草屋,冲进雨林,冲向妈妈。

我的妈妈在兴奋中听到一声雷响，这一响就把妈妈吓了个半死，她怕打雷，从小就怕。她捂着耳朵在乡间小路上飞跑,跑着跑着雨就下来了。没想到她很快跑进一个村庄,还跑到一个新房,阿訇正准备婚礼,这真是真主的安排啊!眼前正是她的婆家,她湿淋淋地哭了。

妈妈湿漉漉的目光没有寻到她的新郎,这才发现找寻新娘的新郎还没有回来。派几个小伙子分头去找，满身泥水的爸爸才出现在新房。他冲我妈咧嘴一笑说:“好家伙,还会抄近路回家哩!我快接你到城里了。”两个沾满泥土的新人成了亲,十个月 后,生下我这个满身泥土味的丫头片子。

成婚那一天的风雨，预示我爸妈的生活伴随着风雨。我妈带着我们姐弟四个，一直在乡下老家教书，我爸去了几十里外的一个小镇,我们常在妈逃奔的小路边等我爸回来,团聚的日子总是溢满甜蜜。可是有一天,我的叔叔突然触电死了，撤下三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我爸妈就肩负起抚养他们的责任,两个文化人硬是学会了收种犁耙。五年后,我在外地做工的伯伯又死于锅炉爆炸，我爸妈擦去眼泪,又把伯伯的四个孩子接到身边。十一个孩子的教育和抚养，累弯了妈妈竹子一般的腰,熬掉了爸黑丝缎一般的头发。多少个风雨夜，爸的话语透过雨声传到我们耳边:“你是我的支柱啊!没有你就没有这一大家子!”“我愿意哩!”妈妈的声音如丁香花开。

今年正月十五夜,我们小城被彩灯点亮,看花灯的人挤得像米粒儿。怕爸妈被挤丢,我夹在中间紧紧挽住二老的胳膊走。还是挤散了,周围都是别人的胳膊,我在人群里惊慌失措。突然,我在人缝里看见两只熟悉的手背在身后,一只左手,一只右手,十指缠绕,紧紧的,没有缝隙。

游湖赏荷

魏彩云

假日,适逢龙湖荷花节开幕前夕,与友同游龙湖赏荷。

时值新雨初霁,天高气爽,微风习习。与友驾船泛舟湖上,放眼万里晴空,白云朵朵;碧波如镜,翠叶红荷,不由人心旷神怡,喜气洋洋。只见数顷湖面,红肥绿翠;游船参差,疾缓自如。小船游走于莲叶花间,穿行于芦苇丛中,犹如鲤鱼戏水,鹤走鹭行。时而见蜻蜓立于荷尖,时而有蝴蝶绕花翩飞!正行间,忽听歌声飘来,但见不远处一白色游船,船上有二三男女少年,其中一人手抱琵琶,几人且弹且唱,其歌声甚是甜美,乐声无比悠扬! 此情此景,使人如入山水画卷,置身蓬莱仙乡,令人陶醉,倍感心神激荡! 此时吾友游兴顿起,时而用手拨弄湖水,斗鱼戏蝶;时而靠近船舷,抚花闻香,还不时掏出手机拍下湖中美景,留下风采美照,以作珍藏。今日游湖,真令人感到快意舒畅!

归来,仍眷恋今日畅游和湖中风光。来年定当重访!

雨中龙湖行 昨日风雨

郑玉彬

龙湖荷开六月中，携友沐雨龙湖行。叶张蓬蓬如伞盖，雨落铮铮似弦声。青蒲随风清芬远，红荷连波画艇轻。美哉此景桑梓地，乘兴何论阴或晴。

刘卫红

昨晚的微风
一缕，一缕
吹在我的脸上
轻抖着我蓝蓝的夏衣
吹着，吹着
就闻到了你的气息

昨夜的小雨
一滴，一滴
滴在我的心里
飘入我的梦里
飘着，飘着
就看见了你的

停了风
住了雨
挥之不去的
是你，在我心中的美丽



芳草地

周口师范学院新闻系协办

风加深了夜的心跳

邵世民

风加深了夜的心跳
树把握不住自己的姿势
前后左右张望
几乎要超过极限

像云追云朵
在圆月飞奔的身后
我看到了你的影子
终于挺直了胸膛
屏住了呼吸

没有什么能阻止羞涩
甘露从你的眼眶流入我的唇
无声的呼唤
使最热烈的词语贫血
一场秋风一场寒
虽正午的阳光依然灿烂
可怎知午夜
一朵小花所承受的孤单

刊头摄影

马蕊



十里荷香花似海

(组诗)

沈达顺

问荷

有明远方问讯余
龙湖荷花可盛开
我逢独句即作复
十里荷香花似海

访荷

碧水轻舟翡翠中
红裙白裙波流行
朵朵明珠羞含蕊
争相与我诉衷情

观荷

玉面冰肌粉黛身
仙裙长袜绿罗巾
千姿万态婀娜出
满湖香露是芳魂

李荷

天降瑞雪白荷清
疑是瑶仙争娇色
执手与我留倩影
红裙打靶争相看

吻荷

夏风阵阵掀翠衫
含羞贴玉恋锦帏
戴卿何须金玉屋
余卿一口香百年

约荷

满湖星月下湖塘
别时无语心难缝
晓看愿得长相知
明年相会在今天

只有香如故
李陶 撰

周口的十年巨变让老友惊叹

于华

老石是我的资深老友。

老石是安徽人,我是河南人。缘何为友——乃因“文革”时期,我外出谋生,曾在老家家乡的大队文艺宣传队当过导演。那时候,老石还是小石,在《红灯记》里演李玉和。我俩都是爱好文艺的小青年,自然也就成了好友。“文革”后,我回河南参加高考,毕业分配到沈丘师范任教。老石在他本乡的初中民师转正,之后调进阜南县的一所职业中专。2000 年秋,周口设市,我随沈师迁至周口。

2000 年 10 月,老石第一次来周口。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带他到市内逛了荷花市场、人民商场。回来时,他说:“周口比沈丘县、阜南县好些,可是还赶不上阜阳。”我说那当然啦!阜阳是老城市,周口这才设市,年轻呀!

时光荏苒,10 年后的 2010 年，也就是本学 期放暑假前,老石第二次来到周口。午饭后,我骑着电 动摩托,带着老石经新建的贾鲁河大桥往东,看生态园、商贸城、东新区、周口师院,往南经过新建的大庆路大桥,到七一路、万果园地下商场、一峰生活广场,顺中州路向北,沿滨河路看滨河公园。到大闸桥南时,老石东张西望，说我记得 10 年前这一带坑坑洼洼一片荒凉,现在变得这么漂亮!路南有现代化高层建筑,路东路西是平坦开阔的广场……

看老石兴趣盎然,我停下车,和他坐在大闸桥南公园的一条长椅上休息。看着远远近近悠闲的游人,听着从河边绿阴深处传来的一阵阵昂扬的豫剧唱腔。老石嘴里念叨着:“想不到啊! 这些年,周口发展变化 恁快! 阜阳落后喽! 赶不上周口啦! 我看周口的楼、周口的路、周口的桥——大气! 秀气!”我接上说:“因为周口人有志气、有勇气!”老石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见证·感受